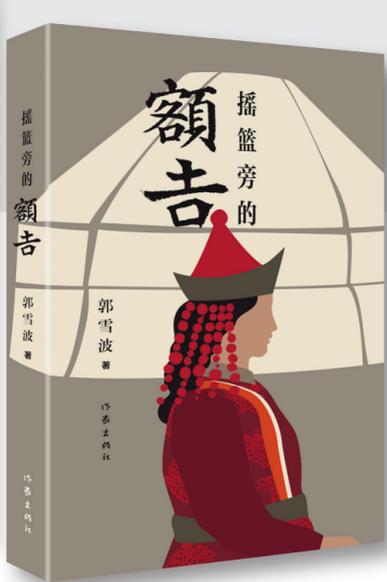


11 光荣与梦想年代 郭雪波《摇篮旁的额吉》 潘成华/高原骑士 张峻/原片商 南 雨/大地上的吟唱 罗森林/发行



长篇小说《摇篮旁的额吉》:

用诗性语言书写人间真爱

□罗建森

自然有着深厚的情感,这本书精致展现了人与自然的联系,在大自然面前众生理应平等、万物同时生长。此外,郭雪波在作品中也有很多艺术性处理,通过一系列戏剧化的手法,让故事变得跌宕起伏,比如不断设置悬念,让情节一直在悬念的解扣之中推进,从而使作品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可读性。

“《摇篮旁的额吉》从历史到现实,时间跨度很长,故事有开有合,每个人物有始有终,是非常传统的中国长篇小说的写法,非常能吸引人。读者在阅读时并不会觉得写得很累赘,心里面会很舒服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镇南表示,民族团结不仅仅是现代的一个政治概念,更是一个历史概念和文化概念。如果没有历史上几千年来各个民族的互相融合,也就没有民族团结的历史事实,更不会有几千年来各民族融合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。小说在传奇性和世俗性上表现得很好,悬念一直到最后才解扣,作者通过两个主要人物,呈现出非常洒脱的向前看的历史观,所有的恩怨是非全都翻篇了,重要的是面对现实。“历史记忆固然有其积极的方面,但有时也会成为你往前走的负担。”

兼具主题性和个人性的优秀作品

在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看来,《摇篮旁的额吉》是一部高质量的新时代主题创作作品。郭雪波基于其自身的经验阅历和艺术水准,在历史事件的基础上,为作品注入了丰富的草原文化元素,并借助诗化的语言,为故事增添了大量颇具画面感的细节,使整部作品愈发丰满。比如小说在引子中写到的黄昏、河滩、乌鸦、蓬头垢面的、在尸体中寻找的女人,被熏黄的食指和中指间冒出的烟圈,以及“三匹马在飞驰,婴儿在怀里啼哭;风在耳边呼啸,婴儿在怀里啼哭;鸟儿在树上鸣叫,婴儿在怀里啼哭。风停了、马停了、鸟儿也停了”这种诗化语言,它们所呈现出的画面感都是非常强烈的。再如厄日格泰要补办手续,干部问他:“离婚手续?”他答,结婚手续。干部问是不是办结婚后再离

婚?他答:“离什么婚?我补办结婚手续后,天涯海角、刀山火海,都跟她走!”这种对话有效凸显了人物性格和魅力。小说中的一些冲突带有紧张神秘之感,包括六指的发现、厄日格泰的身世等,都体现出作者对情节和细节优秀的把控能力。小说对内蒙古地域文化的挖掘是非常成功的,额吉这种无偿的母爱就是草原之爱,是草原文化的具象呈现。

《小说选刊》主编徐坤认为,《摇篮旁的额吉》是一部兼具主题出版和个人化写作的优秀长篇小说。“对小说创作者而言,主题出版和个人化写作各有规则,很难将二者融在一起,但郭雪波以他成熟丰富的写作经验,将二者合而为一。小说以丰沛的情感、深沉的大爱、细腻的笔触、丰富的细节,尤其是扎实丰满的心理描写,歌颂了平凡而伟大的母爱,构筑起一部民族团结史。”徐坤谈到,小说的两个主角身世复杂,男主角每次话到嘴边,却又咽了回去,显示出作者的“狡猾”,小说情节是这样一个个扣连着一个扣地往前推进。小说着重描写和呈现了高尚的母爱,赞颂那些伟大的母亲,即便是遭受着无常的厄运,却仍然对这个世界满怀有爱、柔情和激情。“最重要的是,小说对民族关系的把握非常出色,特别符合当下倡导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命题。总而言之,这是一部教科书式的优秀长篇小说。”

描摹人性中的真善光芒

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胡平说,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感动人,主要基于普遍人性的共鸣。《摇篮旁的额吉》是一部书写人间大爱的作品,具有显著的人性底色,它的价值也是恒常的,不会因时光流转而失色。小说出色地塑造了内蒙古人的新形象,在主题创作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更为辽阔的意境。郭雪波不是简单地书写一个历史时期里出现的好人好事,而是呈现这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,以及各种人的现实选择。这是一种史诗型的把握,显示了作者思考的厚度,也充分丰富了作品的内涵。两位主人公阿伦高娃、厄日格泰夫妻,在抚养孤儿的过程中需要付出和

承担更多的努力和艰辛,也就更彰显出他们不寻常的母爱和父爱,使得两位被集中描写的人物能够代表一个民族的高尚品格。

小说中描述了多种人类之爱,较为完整地表现出了作者的世界观。阿伦高娃的背后,有丈夫厄日格泰的爱情作为支撑,尽管厄日格泰已忘却大半人生,却留下了一个蒙古族男人淳朴的父爱和对妻子矢志不渝的感情。他在任何时候都支持妻子的善行,并尽心恪守一个养父的职责。小说也写到了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,当地一些普通干部群众的良知,这些都是书写人性,描摹人性中难以泯灭的光芒,通过沉静含蓄的叙述,启示众生应该如何做人。作品对爱的描写并不局限于人类之间,它也存在不同物种的生命之间,比如孩子博尔忽趴在“莽胡达”身上,求阿爸不要杀它,因为它也是个孤儿。他带着莽胡达去上学,最后把它放归草原。这头狼在日后与他们父子重逢时,竟流下了眼泪。至此,《摇篮旁的额吉》不仅在写人间大爱,也在写世间大爱。

“郭雪波是一位经历过时代巨变和岁月沧桑的作家,读他的作品,时常能够被文本中不时镶嵌的过去年代的生活细节所吸引,如人们会用干苞米棒子碾成面粉,用藜藜钩子籽儿晒干熬粥、挖河床上的白色黏土食用等,都带来陌生而真切的生存画面,使人触动。这些并非年轻作家能够运用,属于小说中的硬核成分,也最终完成了小说的结实质地。”胡平说。

“阅读这本小说时,我并没有意识到它是一部主题创作的作品,之前也不知道有这么一段历史史实。它当然是一部非常严肃的文学作品,但其中也囊括了很多通俗文学的因素,所以它非常好看。人物简洁,动作有力量,场景的描述非常有画面感,可读性很强,是一部可以非常畅销的雅俗共赏的作品。”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庆祥谈到,这一题材最适合的表现形式,要么是非虚构,要么是小说,其中可供发掘的空间很大。郭雪波是非常有历史感的作家,他把写作上升到了更辽阔的历史时空中,为作品提供了让全人类文明共享的可能。

■书摘

遇见穆先生

□旧海棠

小艾走上观光车,还要往后走找空位,见穆先生坐在第三排。她不知道要不要打招呼,正犹豫着,穆先生抬头看见她,站起来让了位,说,坐这吧,没人。

小艾靠了窗子坐。挺宽敞的位置。观光车是进口的,电动车,环保,比普通的大巴要宽许多。前后座椅之间的距离也足够空间,穆先生挺高的个儿,坐下膝盖也不委屈。感觉跟波音737的商务舱差不多,有点奢侈。奢侈是奢侈了点,小艾坐下去,觉得身心很舒服,也就觉得合算了。由着这种不错的心情,侧身把窗帘拨在一边,扣在塑料槽里。这个过程,小艾透过酒店前方的椰树林看到湖面平静,微微地泛着深秋八九点钟的和煦光芒。

穆先生在看几张英文报纸,时间是昨天的,小艾从他拿报纸的手势上看,觉得他应该看了好一会儿了。右手大拇指按下去的地方有些凹陷,小艾想,那报纸里至少有一两则新闻曾让他看得入神。小艾想到这,本想跟穆先生寒暄的话放回了身体里,她想,不急,等他看完了报纸再说不迟。无非是“没想到又遇见你了”或“你也去古村吗?”这些话,实在可说可不。前天在温泉汤池里认识的穆先生,他是那种你不说话就能知道你所思所想的人,所以省了这些话或迟些说并不会让小艾以为她是一个没有礼貌的人。嗯,人家给让了位置,小艾却连“谢谢”都还没有说。

“又遇见你”,以穆先生的说法是第六次了。第一次在温泉出入大厅二楼的公共放映厅,第二次在大游泳池,第三次在温泉汤池,第四次在早餐厅,第五次在高尔夫球场上,第六次,此时。

昨天早餐后,小艾出去湖边散步回来,遇着背着高尔夫球袋的穆先生。小艾说:“你怎么认出是我?”

穆先生跟小艾并肩走着,几乎高出小艾一头。穆先生侧脸看小艾说:“早餐在餐厅认出是你。你衣服没换,多了一条披肩。不难认。”

小艾诧异,被一个陌生人这么反复认出来,心里有点虚,也有点不好意思。因为之前一次是在温泉汤池里,两人都穿着泳衣,可称赤裸。小艾虽不好意思,但因为奇怪眼前这位高大厚实的先生是怎么认出她的,还是愚蠢地问:“在早餐厅你怎么认出是我?”愚蠢是小艾自己对自己的评价,她当时的感觉是既尴尬又掩盖不了好奇心,像个无知的少女。那情境发生在一个中年妇女身上自然就是愚蠢了,小艾想。

穆先生用扶高尔夫球袋的手指一下自己的脸和脖子,说:“昂,这个。”

小艾看懂了,会意一笑,可不是嘛,自己右脸和右脖子上,长了四粒黑痣,从酒窝位置到锁骨

成一条直线。最大的一粒是锁骨上的那粒,和酒窝位置的那粒一样是胎带的,夸张点说能有绿豆般大了。只是酒窝上那粒的大小搁在一个人的脸上看挺适宜,不像锁骨上这粒没个矜持,随着年龄不停地长。

小艾这么笑,就算认了穆先生的说法。于是继续往前走。穆先生人高腿长,走几步总要等小艾一下,在一次停下来时跟小艾说:“我后来想,我第一次遇见你是在温泉出入大厅二楼的公共放映厅,你穿着绿色的浴袍,捧了一大杯爆米花。第二次遇见你是在大游泳池。在汤池看见你是第三次,你刚从大游泳池过来,看见你脸上的痣才想起在放映厅注意到的人也是你。你游泳像专业的。”

小艾听穆先生这么细说,跟着把每一个场景回想了一遍,公共放映厅里她是捧着爆米花,左右都坐了人,不知道哪一位是他。大游泳池她在深水区游,水有点凉,她记得在水上躺了好大一会儿看星星,周围也没见什么人。后来觉出大游泳池的水冷了,去找汤池暖暖和。高温的汤池里人都很多,她找了一个偏僻的小汤池,牌子上写43.1度,她试了水觉得还行才下去。哪知下去后发现汤池里有一个人了,被汤池周围的灌木丛的阴影掩着,在岸上没看出来。小艾正要坐下,发现旁边有个人,一动不动的,小声“啊”了一下,正要离开,那人说了一句“水不烫”。说着,动了一下身子,本来懒散的样子一下子坐直了。小艾见是个大活人,往身体里吞一口气才坐下去。坐了好大一会儿,那人说:“你游泳很好。”小艾觉得这话没由来,淡淡地说了句“还行”。一来二去两人聊熟了,小艾才知道眼前的这人也是刚从大游泳池过来的。知道他姓穆,称他穆先生。穆先生问怎么称呼她,小艾说认识我的人都叫我小艾,叫我小艾就行。穆先生也没问她姓艾还是名叫小艾。

“年轻时是搞这行的,后来结婚生子有20年没怎么游了。去年才算又捡起来练习。”

“20年前?”

“21年前。”小艾这么回答,自然是知道穆先生是在问她“年轻时”的时间。

“至少得是省队的。”

“是。”小艾低头笑。人家猜得很准,没必要多言语。

两人接下来没怎么说话,穆先生与她并肩走了一会儿路,在一个岔岔口,穆先生停下说他要往“这边走”,两人就分手了。穆先生去打高尔夫,小艾回酒店。

小艾没回头,她知道穆先生是往湖边去了。她记得当时自己很不自在,而她所有的不自在都

用来整理披肩了。

小艾想到这儿不自觉地笑,一个女性的腴腆羞涩呈现在她的脸颊上。她之前一直盯着窗外看,这一笑她便在玻璃窗上看到隐约的自己。中短发,疏淡的弯眉,圆脸,腮微胖,唇红齿白。她忙收起了笑,觉得这样胡思乱想的真是不像话。

这时间也就五六分钟,车上全坐满了,后来的客人只能等第二辆观光车。车启动,穆先生把报纸折起来放在腿边的背包里,这才转过头跟小艾说话:“准备去哪个地方?”

小艾是从酒店的介绍上知道度假酒店配套的景点,当时她记得只用心看了免税购物街和古村。小艾对购物兴趣不大,以往带儿子旅游,国内国外,最终无不都是以购物收官。小艾想去的是古村,介绍上说是岭南第一长寿村,村里现有215位老人,90岁以上的有十几人,最年长的有103岁了。

小艾便答:“古村。听说古建筑保存得很好。”

穆先生朝窗外看一眼,把目光落在小艾脸上说:“可追溯五百年。”末了又说,“今天好天气,去古村走走感觉会很不错。”

这时穆先生的目光已从小艾脸上移走了,小艾感觉得到,“听你这么说,好像去过?”

穆先生似加重了语气说:“去过。我只要住在酒店,都会去古村。”

小艾微笑。她不觉得这微笑穆先生会看到。她不善言谈,常迟钝在某个话头上。

观光车开得不急,慢悠悠的,坐在上面的感觉还是观光的悠闲心态。约摸20分钟,到一个荷兰小镇一样的建筑群,穆先生说是免税购物街,全世界的各大品牌都有,跟购物街配套的还有酒吧一条街,餐饮一条街,游乐场,电影院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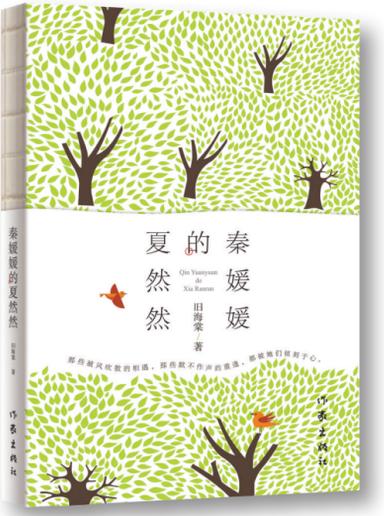
观光车停下,下去一批客人,又上来三五个,这时车上大约还有十来个人。

经过免税购物街,车子继续往前开,可能是刚上车的人把车窗打开了,车里进来一股凉风。这风也不让人感觉冷,凉丝丝的。又过了十来分钟,车子经过一片田野,也看不出种了什么,茂密而荒芜。然后到一座山脚下隔着一小河停下。河那边就是古村。

车上的客人都下了车。从河边一片菠萝蜜树林前过来一个导游接客。是个小姑娘,晒得古铜色的皮肤衬得她的眼白和牙齿白得发亮。正如我们常看到的导游一样,小姑娘拿着一个喇叭开始向客人介绍古村。

穆先生问小艾:“要跟着导游走吗?”小艾说:“听听她说吧。”

导游的介绍无非是宣传上的一套言语,小艾



都知道,所以听得三心二意。导游简单介绍完,开始引导客人过桥去村里,到了村里又聚上来一些散客跟着走,人群看上去也有二三十位了。

导游说首先会带大家去老人集居的地方看看,然后带大家看几户大院,再之后就是自由闲逛。

穆先生不想去老人集居的地方,跟小艾说明后一个人入了村巷。小艾倒是想去看看老人,想知道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。原来,两百多位老人并非全住在一个地方,只是70岁以上需要人照顾的才会集居。大部分老人还是住在自家。自家也不在古村,而是后来新建的村落里。这里等于说是有两个村,一个是五百年历史的古村,一个是新村。新村从第一户迁出来到后来的瓷砖楼房也有近一百年的历史。两百多位老人并非全是原住民,多数是一些归乡人,年轻时在外经商或打工,上了年纪就回来这里居住了。因为旅游开发补助了村民建房,这些年回乡的人越来越多,含有小部分华侨,也就形成了有两百多位老人的数量。老人们都没什么事可做,多聚一起打麻将,村头,巷子里,大院里,除了开小旅店的生意人是年轻人,可真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。有的老人衣着很是体面,梳着旧式的发髻,首饰也很考究,看上去翡翠、金银、玉镯子都价值不菲。不过,这些现象也只是在新村里。古村是被保护的,每一块砖、每一块石板都保留着许多年以前的样子。这种原貌甚至是荒乱的,被遗弃的,隔世的。水渠还有水哗哗地流淌,只是洗衣淘菜的老妇人或年轻媳妇无踪可寻。

走在这样的村巷里,小艾的脚步不由得就轻了,看着不同的门框、瓦檐、壁画、雕梁,心里不由得揣测起当年里面都住了什么习性的人。自然有大户和小户穿插着,小艾走进一所不起眼的古屋,像是再普通不过的人家,中间是天井,二进式的格局。穿廊过堂,曲里拐弯连着外围的一圈房屋,再循着这些房屋去看房间的格局,小艾这才

觉出格局的考究。在前厅的后面还有一个天井,天井后才是一家的堂屋,前院的那个厅不过是个过堂,待外人的地方。一切的摆设仿佛遵着当时主人的意思,还都有尊严地陈设着。小艾走了不少家,还没有哪一家的家具保留得这样完好,至于是不是几百年前的,小艾就不知道了。堂屋前挨着天井的地方摆着一个茶几,或者北方叫方桌。穆先生趴在桌上下一种什么棋子。

小艾看见穆先生,停下来站着没动,她想要是没惊动穆先生她就转身走开,要是早惊动了就上去打招呼。

小艾盯着穆先生看了一会儿,见穆先生很用心地在走棋,就以穆先生没发现她。刚转身走,小艾听到自己的脚步声,觉得一个大活人进院来,穆先生没发现是不可能的。于是又试探着上阶梯进堂屋去看看字画。

“这所房子里很少人来,一是巷子岔道多,没有导游带着,普通游客转不进来;二是这所房子传说闹鬼,导游都知道,所以不带游客来。”穆先生说话时头抬也不抬,手里忙着走棋。

“并不难找。中午饭前我来过一回这村子,然后出去新村那边吃了小吃。本来想走到右的,又想来这里走走。不难找,只要有心走到村子尽头。”小艾强调什么似的,说着话,好奇地看着穆先生,好像他在这里待了很久了。天井上方打下来的光,看得出来刚刚从他的左肩至右肩经过,留下一层层绒的东西,在光柱的边缘下还在微微地泛着光芒。

小艾走了两遍古村,只要不是太荒凉的院落,她基本上都进去看了,有些房屋里灰尘少,有些多,这情景显然是有的院落安排了人看管或打扫。穆先生在这家是其中较干净整洁的一家。

小艾这时已走到堂屋去看两边的字画了。转了一圈,又回到堂屋条几前的背椅背上坐下来。

穆先生还在下棋,也没有转头,只听声音冲小艾说:“那边是男的坐的,女性应该坐另一边。”小艾听这么说,并不当回事,散漫地回穆先生:“我不过是过客游,又不是这里的东家主人,我看不必要守这规矩。”这回答有点娇情和调皮。

“怎么没必要呢。这个村庄有五百年的历史。五百年经历了多少代人啊,你又怎知你不是其中的哪一代人?”穆先生仍是未抬头,还在走他的棋子。

“穆先生,您可真会开玩笑。”小艾固执地坐在椅子上没下来,木椅又高又大,她的脚有点不太能着地。

“不开玩笑。”

穆先生说不开玩笑,小艾也没把他的话当回事。反倒问:“古时候的人不都挺矮的嘛,这椅子怎么这么高?”

“堂屋的这两张大椅子只能是掌家的老爷和太太坐的。要坐在这里的时候,多数是家庭有重要事情办,太太太尊贵,自然要打扮得很隆重,脚上穿的高跟,比你现代女性的高跟鞋还要高。打扮后个头能跟老爷差不多,坐上去脚着地问题不大。”

(摘自《秦媛媛的夏然然》,旧海棠著,作家出版社,2022年10月)